

民衆文叢

L-9

羊頭集

羊頭集

楊逵著

小說

散文等



楊

達 著

羊
頭
集

民衆日報叢書



民衆文叢

L-9

小說散文等

羊 頭 集

楊 達 著

出 版 者：民 衆 日 報 出 版 社
民 衆 文 化 出 版 社

發 行 人：李 瑞 標

發 行 所：民衆日報社臺北管理處
長安東路二段112號之3二樓
電話：5224495・5224496

郵政劃撥：129374號 鄭淑玉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報字第0015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1187號

印 刷 者：永 裕 印 刷 廠
臺 北 市 西 昌 街 168 號
電話：3 8 1 2 2 6 4

初 版：中 華 民 國 68 年 10 月 31 日
定 價：新 臺 幣 50 元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目 錄

楊遠先生簡介·····	一
胡序·····	三
三個臭皮匠——代自序·····	一三
首陽園雜記·····	一七
園丁日記·····	二五
泥娃娃·····	三七
智慧之門將要開了·····	五七
新春談命運·····	六三
光復話當年·····	六九
家書·····	七一
永遠不老的人·····	七五
太太帶來了好消息·····	七七

自強不息	八七
我的小先生	九一
談青年	九七
才八十五歲的女人	一〇五
大牛和鐵犁	一一九
瞎子打架	一二五
墾園記	一三一
捕鼠記	一三五
羊頭集	一三九
談諺語	一四七
諺語與時代	一五五
諺語四則	一六一
全罐水叮咛響	一六五
好話兩句多	一七一
我有一塊磚	一七九

水牛·····	一八五
我的教練真嚴厲·····	一九三
賣花的孩子·····	二〇一
牆塌下來那晚·····	二〇五
賣花婆·····	二〇九
開拓者·····	二一三
上山·····	二一九
野菜宴·····	二二三
早晨·····	二二九
我家的花園·····	二三一
一個日據時期文學工作者的感想·····	二三三
臺灣新文學的二位開拓者·····	二三七
刻不容緩的「臺灣抗日史」·····	二四三

楊逵先生簡介

楊逵，本名楊貴，民前六年生於臺南縣新化，臺南二中（即今臺南一中）畢業。民國十三年東渡日本，從事各種勞動，並入日本大學攻讀文學。民國十七年返臺參加抗日農民運動、文化運動，並加入臺胞自組的「臺灣文藝聯盟」，任「臺灣文藝」日文版編輯。民國廿四年創辦「臺灣新文學」月刊，廿六年該刊遭禁，前後被日警逮捕下獄達十次之多；即歸農，經營「首陽農園」，取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之意，以示對日反抗到底。

臺灣光復後，創辦「一陽周報」介紹三民主義，主編「力行報」副刊，「臺灣文學」叢刊等，後又一次歸農，經營「東海花園」迄今。

他是日據時期著名的日文作家，其作品均具有強烈的愛民、愛國意識，其中「送報伏」一作曾被譯成中文，收錄在「朝鮮臺灣小說選」及「世界弱小民族小說集」，流傳於抗日時期的中國大陸及南洋諸地，影響抗日運動甚鉅。

光復以還，拜女兒、孫女爲師，學習國文，中文寫作能力大有進步。文筆純樸醇原

，思想亦臻澄清境地，惜爲家計，甚少執筆。光復那年出版第一本日本小說選，中文小說則到七十歲才出版第一本結集「鵝媽媽出嫁」，「壓不扁的玫瑰花」隨即被選錄於中國文課本第六冊，讀者無不感動、振奮。

在臺灣文壇，他是不朽的老兵，值得年輕一代崇敬。

胡序

談楊達先生及其作品

去年楊達先生出版「鵝媽媽出嫁」後，承他寄贈一冊。閱後我當即寫信給楊先生，希望他能爲中華雜誌寫一篇文章談日本人統治時代臺灣文學概況。他來信願意寫，但不久又來電話，說恐怕寫不出來。

數月以後，有一天，一位瘦弱的老人帶着一位青年前來看我。他們是楊達先生和他的長公子。在此談話後，我略爲知道楊先生一生的遭遇。簡言之，一個愛好文學的人，却一生爲了文字遭遇折磨，折磨到了現在，使他對於文學又愛又怕，只好用暮年疲皺的雙手種花；連他的長公子也以養花爲業了。

我不輕視種花的事業，而且可說是一種雅事。但能種花者衆，能寫文章，談臺灣文學史者少。所以我依然鄭重的鼓勵楊先生不要放棄他的第一位情人——精神之花的文

學。

於是，在今年七七紀念之前一月，我再邀請楊先生能北上參加七七紀念會，談談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他答應了，而且說已將綱要想好。但當時也許由於激動，也許由於感傷，也許由於二者並之，他將他準備的腹稿忘了。會後他曾來信致歉。但我想，他那一天的出現，還是一篇未完成的作品，意思是說——這便是楊達，一個因愛文學而受折磨的楊達，折磨到七十一歲；有許多話想說，但不知從何說起！而由到會的人對他的掌聲，也表示大家對這位樸質的老戰士和老園丁的莊重而熱忱的敬愛之情。

我看了「鵝媽媽出嫁」。其中一篇「送報伙」是一個淒慘陰鬱的故事。日本人波汲中國人的土地，大家都服從，但他的堅強的父親不服，日本人將這「支那豬」捉去毒打，不久氣死了。母親賣了旱田，給十幾歲的兒子到東京尋找出路。但上了冷血而吸血的日本報所老板的穿套，他交了六圓二十錢的保證金，在睡臭蟲的蓆子，食不能飽的狀況下，作了二十天的苦工，但老板認為他工作不力，將其開革，只得到四圓二十五錢的工資，而老板規定必須工作四月才退保證金的。那就是說，白白作工二十天，還倒送日本人一圓九十五錢！在痛苦與憤怒，絕望與羞辱中，他接到母親的信說，變賣最後家產後得到一百五十圓，寄一百二十圓給他。來信遲到了二十多天，正驚疑間，第二封叔父的

信到，說母親已經上吊死了，遺令是勸他不要回來，而要在東京努力，能够成功的回鄉，救苦難的家鄉人。有什麼比這更悲慘而又悲壯的畫面？有什麼比這更受侮辱與損害的中國臺灣人？

「鵝媽媽出嫁」是悲慘而又諷刺的。其中兩個留日學生，是一種對照。林文欽家中原很富有，而父子都有社會主義的理想，家產不斷被押在一家公司（當然是日本公司），正到破產狀態。避免破產的道路是林家小姐嫁公司的王專務做姨太太。林家拒絕，父親死去，林文欽也便只好種地瓜爲生。不久貧困而死，桌上留下一部二十萬字的遺稿「共榮經濟的理念」。另一位在同臺後從事養花，小孩們養了一對鵝，似較前者幸運。忽然一個公立醫院院長（日本人）光臨要將鵝買去，但小孩們捨不得。花園主人不願得罪院長，送了他一些花卉。那院長說需要一些柏樹。他由附近同業買來二百餘株，並爲院長種好。他向院長討債五次，院長不理。但他由同業除來的柏樹是非還債不可的。結果由有經驗的賣柏樹的苗園老板，在他家裏將院長所要的母鵝捉去送院長，說可以代他去索債，並說這就是「共存共榮」——

在一種意義上，「模範村」的情況更爲悲慘——悲慘者，不一定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白骨如山，赤血成河。那是在九一八到七七前夕，在臺灣的一個村莊中，中國人

生活羣相：蕭乞食父子兄弟的勤勞，日本警察所巡查的威風，小店舖女老板的慳吝刻薄，以兩三條香蕉的代價爲女老板作苦工，欲吃一碗冰而不可得；以拾煙蒂爲享受的醵金福，研究漢學，爲法士，因不能拍馬，想除一分錢的鹽而受女老板奚落；而且被逼送鵝還債的陳文治，東京留學歸來有抗日思想的阮新民，希望嫁給阮新民的女老板的女兒素娥，最後是諂媚日本警察，欺壓佃農，並和日本警察商量整自己兒子的阮老頭。最後是州知事巡視這模範村時的酒食荒淫。悲慘者，日本人吃中國人，有錢的中國人藉日本人之勢整中國人，甚至稍有幾文錢的女老板也整有知識的陳文治與無知識的醵金福。在這模範村，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蝦子吃泥巴。而且有小魚幫大魚吃小魚和蝦子。但也有希望之光芒。阮新民失蹤了，他留下一信和一箱書交陳文治說到蘆溝橋砲聲，陳文治也便連合本村的青年人研究阮新民留下的書籍，決心爲自己的同胞盡最大的力量。

「種地瓜」是一家的命運：父親被征兵到南洋作戰，常以吃蚯蚓爲活；兒子們在家種地瓜。「萌芽」是三位女同學的命運：一位做了太太，一位做了妓女，一位當女教師。「無醫村」有一種殘酷的滑稽與恐怖，志在預防疾病的醫生竟成爲證明死亡的醫師。

「春光關不住」原題「壓不扁的玫瑰花」。當日本人在臺灣征兵到娃娃村的時候，一個娃娃村的小姑娘在水泥溝裏挖出一株玫瑰花，托人送給他的姐姐，接着她收到姐姐的信

，說已將玫瑰種在黃花缸上，鮮艷絕倫，那正是八月十五日，日本在大陸「皇軍大捷」之後，突然宣佈投降之日！

這都是日本統治臺灣時期中國人的生活的描寫。近來我看到若干談楊達先生作品的文章。我的觀感甚為不同。

有人說楊達是鄉土文學作家。或者多少受了同時大陸上三十年代文學作品的影響。其實，一切文學都是鄉土文學。科學是有普遍性的，但文學總是鄉土的文學；一時代、一民族的文學——中國文學，希臘文學，法國、英國、德國、俄國文學。因為一個作家總是用他的民族的語文，寫他所在的環境的。各國的文學之所以有世界性、普遍性，而能為以後和他國的人所欣賞者，乃由於人類有共同心理，有共同的愛惡。最成功的作品，乃是最能在特殊中表現普遍的人心的東西，然在不同的人，其感受者決不是和科學一樣的普遍的知識。說到三十年代，初期和後期我都在大陸，他們的人和事，我大多熟悉。我覺得關於他們有很多誤會。例如很多人以為三十年代文學即左派文學之代名詞。其實當時左派文學當是一個有力潮流，但並非唯一潮流；而此左傾潮流到七七前夕，也趨於瓦解了。對三十年代文學也常有過高評價。其實，三十年代有很多有才能作家，可惜

他們往往爲外國意識型態所誤。他們的弱點，正是缺乏鄉土性。他們的世界是洋場而非真正中國。倒是幾位東北的作家富於鄉土氣息，而也最有成就，而他們不久也就最先遭受中共之清算了。看了楊達小說——雖是短短的幾篇！我毋寧有「先進的臺灣，落後的大陸」之感。他所寫的，是日本的殖民主義的統治下被侮辱、被損害的中國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以一顆誠實的心，一隻樸實的筆，描寫他身受的或目擊的人生，也就是——一般平民的生活。文學的要義，畢竟是真心說實話，其次是把握最有代表性的對象（亦即自己最受感動而亦能感動他人的對象），再其次，便是剪裁得使其整潔了。文學決不在於花言巧語。而這恰恰是三十年代大陸文學所缺乏的品質。換言之，楊達的作品比三十年代的大陸作家的作品更爲真實。他的作品是慘淡悲涼的。這不僅是臺灣中國人生活之象徵，也是大陸中國人生活之象徵。楊達作品之價值，即在於此。所謂真心，一定是對自己周圍的百姓有一種愛心。除此之外，楊達的小說的一個最重要特色，也許是「忍」字。他不笑不哭，樸實的而冷靜的描寫。但正如說笑的人自己笑笑，却更使人發笑一樣，他忍着不忍的心寫日本統治下中國人生活的可悲，是可以使人更難忍住眼淚。「送報伙」够可憐了，但在他的小說中，最可憐的女人恐怕是戀金福罷。她因營養不良而得水腫病。一碗冰水是一種奢侈，一根煙蒂是一種享受。她似乎被折磨得麻木了，能而

不能。她也想到要將「世界翻過來」，乃至於「統統死光」。愚蠢而麻木的不是阿Q與鰥金福，而是只覺得他們可笑，而且以為在天堂的人們罷。是誰使所謂黃帝子孫變成阿Q與鰥金福的呢？那還不是洋人以及崇洋的高等華人，或者自以為「新潮派」的新知識份子嗎？有人說楊逵的小說有一點「理想化」，或者「唯心主義」。我不知道他們以何種眼光看文學。我想不出世界上還有無理想的或唯物主義的文學。難道今天以觀光飯店為無煙窗工業自豪，以參加老鼠會為發財捷徑，白天吹牛拍馬生活，晚上看電視上的武俠補償自己的不平——就是今天中國人應有的現實嗎？這可以說是一個花花世界嗎？

養成楊逵這種忍其不忍的態度的，是他的生活。他在民國十三年赴日讀書，「送報伙」多少有他的經驗在。十七年回臺，參加抗日運動，創辦「臺灣新文學」，又在抗議文中寫着「日本政府是土匪」，先後下獄十餘次。他的作品不能在臺灣發表，幸而還能以日文在日本發表。這和甘地在印度坐牢，而在倫敦同情他的人還能使他成為名人是一樣的。抗戰起來以後，他創辦首陽農園，並引東方朔之詩以明志。這樣一個愛國的作家在臺灣光復以後，照理應該得到大家的尊重，而他的第一部小說集還是只能以日文出版，以致現在的「鵝」中文還是由日本版譯回的。而更顛倒的命運，是被人陷害而又過縲紲之災者，幾達十餘年。於今還是以古稀之筋骨，種首陽之花。愛國原不是什麼了不得

的偉大德行，這正如誠信原是爲人的基本資格。在日本人統治時期，愛國者受到損害侮辱，可說是正常的。但愛國者被自己同胞損害，正直者被自己的同胞侮辱，是不正常的。而在對日抗戰勝利之後，尤其是在日本對我絕交以後，還有人歡迎日本人的侵略侮辱，這在一個身受日本損害的人是難於忍受的罷。然而，他仍存有愛國之心，而且，不笑不罵不哭，還是種他的花，那可要一點本領，那須要聖者的心腸與修行。何謂聖者？無非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同時永不失對象生的愛心而已。看楊達先生的面貌，那不是一位苦行頭陀嗎？同時，楊達先生所說的「壓不扁的玫瑰花」可說是他的自況。他不放棄希望。是的，失去希望，不僅沒有文學，只有墮落。可是花雖然沒有被壓扁，卻沒有遇到林建文和他的姐姐，將他好好培養在黃花缸中讓他盛開起來，他還是在水泥溝中憔悴着啊！

文伯滿京華，斯人獨憔悴！這可說是造化小兒作祟，然同屬文學著作界的人，也都有一定的責任。

我常想臺灣文學，正如臺灣歷史一樣，有他特殊的傳統與意義。在政治上，由鄭成功到羅福星、林獻堂、蔣渭水的救國運動，是我們不可忘的。在文學上，由徐孚遠、沈光文，邱逢甲到以後的種種愛國詩社和新文學運動，也是不可忘的。因為歷史是一個民

族的根蒂。人生無根蒂，飄爲陌上塵。」忘記歷史，必定變爲精神的浪人，一遇到外來的風浪，就將如殘葉與浮萍。

現在有臺灣文獻會在整理臺灣的史蹟，但專門注意文藝者甚少。我有機會常勸臺灣朋友要好好寫一部臺灣文學史，沒有獲得大家的注意。我也覺得，大亂後來到臺灣的大陸作家，也沒有充份注意過去臺灣文學的歷史。直到今日，許多人只熱心與美國「交流」，與日本「交流」，而不知道，大陸來的人與原在臺灣的應先交流，再與大陸上反共的文學與思想交流，才是未來新中國精神之新先鋒、新旗鼓。否則，結果便是浮浪，於是，或者貧血，或者自外，或者幻想大陸的暴政，而直到於低首於漢奸之前。

我很慚愧，因爲過的是一種孤陋生活，直到楊達先生寄我其小說集時，我才知道有這樣一個有真純的民族愛心的作家。而由楊達到最近流浪歸來的陳若曦女士的作品，使我感到，我說臺灣文學有其特殊傳統之不虛。在這一兩代中，當然經過一度的動搖依然歸於一脈之相通。而這也便是文學特點之所在。我很想多看一點，寫一篇文章說這個道理，恰恰楊達先生將他第二本選集「羊頭集」清樣送來，希望我寫一序文。這是一本隨筆，不是小說。但可以說明楊先生的精神——永不灰心，永不失望，愚公一樣流血流汗，代代努力的墾植的精神。中國民族正是這樣成爲世界上最大之國的。我無他長，也有